



## 难忘那年除夕

日月

除夕之夜，万家团圆，灯火通明，年味浓浓。

我曾度过26个军旅除夕，印象最深的是从军第一年的除夕之夜，我戴着棉军帽，穿着棉大衣，扎着武装带，顶着凛冽寒风，荷枪实弹，在冰天雪地的哨所上站岗，整整两个小时。当放眼看到彭城万家灯火通明，自己却孤孤单单地矗立在寒风中，心潮澎湃……可令我难以忘怀的却是1989年除夕。那年腊月二十八，我刚休假回家不到一天，在睡梦中被一阵电话铃声吵醒。迷迷糊糊抓起电话，听到电话机里传出：“我是作战值班室值班员XXX，昨夜(2月3日)，发生一起重大案件！有人行凶，潜逃进山……武警宣城市支队已派出小分队配合公安机关进行追捕……”

案情就是命令。我一骨碌爬起来，赶紧跑到长途汽车站，乘最早一班长途车，于当天中午在一片原始森林中与武警追捕小分队汇合。战友一见到我，都感到十分意外，说：“明天就是除夕了，你不好好在家的……”“多一个人，就多一份力量！况且从军这么多年，哪有一年除夕，是在家过的……”我边说，边加入了搜捕……是呀！我虽一直在部队机关工作，可这么多年的除夕，还真的没有一次是与家人一起度过的。要么去哨所，替换当班哨兵回营区收看央视春晚；要么随队到街头巷尾，和官兵一起巡逻执勤；要么带队深入执勤一线，检查节日战备执勤……好不容易这次休假能在家和亲人欢聚一堂吃顿年夜饭了！没曾想到，又突发案情。

不知过了多久，天渐渐黑了，没有星星，也没有月亮。突然又刮起大风，山风呼啸，刮到脸上像针刺一样痛；深山老林，地形复杂，杂树丛生，藤枝茂密且乱攀，我们借着微弱的手电光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在茫茫山林里，一边披荆斩棘，一边搜索前进；饿了，啃一口馒头；渴了，喝一口冷水。又不知过了多长时间，从遥远的地方，不时传来一阵阵的鞭炮声。这鞭炮声，在深山里久久回荡……此时此刻，此情此景，大家早已把“除夕”两字忘到九霄云外，十分警觉地在山林中仔细搜寻，生怕放过蛛丝马迹……

就这样，连续两天两夜地紧张搜捕，终于在蛇年大年初一凌晨一时许，将负隅顽抗的犯罪嫌疑人擒。等将犯罪嫌疑人押进看守所后，才猛然发现自己和战友们个个都挂了“彩”：或是衣服被树枝藤枝划得破破烂烂，或是手背被划得皮开肉绽，或是脸颊被划得一道道伤痕……我望着手背上早已结成壳子的血斑，又抬头望着万家灯火。虽未能和家人一起欢欢喜喜过除夕，但心中却顿感慰藉：武警部队肩负着执勤、处置突发社会安全事件、防范和处置恐怖活动、海上维权执法、抢险救援和防卫作战等神圣使命，是党和国家、人民的忠诚卫士。守一方热土，保一方平安，这是武警部队神圣而庄严的诺言。俗话说“有人的地方有武警，没有人烟的地方也有武警。”从雪域高原，到茫茫戈壁；从波涛汹涌浩瀚大海，到万里边防；从黄山之巅，到高墙电网；从重要目标，到都市街头巷尾……时刻都洋溢着武警默默奉献的身影，处处都是武警履行职能的战场。

每逢佳节倍思亲。武警官兵也是血肉之躯，也是七尺热血男儿，也有自己的“小家”，正像一首军歌唱的那样：“说句心里话，我也想家，家中的老妈妈已是白发鬓鬓……”但为了实现诺言，为了千家万户都能过上祥和、温馨、幸福、美满、欢乐的春节，有数都数不清的官兵放弃与家人的团聚，有数都数不清的官兵曾有这难忘除夕的经历，他们默默无闻地战斗在执勤第一线，守护着万家团圆。

岁月流转，距离那年除夕已数十年，但记忆非常清晰，那份曾身为军人的自豪感依旧在内心深处。

## 岁月

## 独悟

张建春

下午，独自一人，一壶红茶在侧，轻啜几口，阴凉的天更静了。

雨下了几天，天空还在湿冷中，太阳缺位，寒意，在立过冬的日子里是少不了的。

拾了《笔记小说大观》去读，读到“祝英台，上虞祝氏女也。伪为男装游学，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。山伯，字处仁。祝先归。二年，山伯访友，方知其女子，怅然如有所失。告其父母求聘，而祝已字马氏子矣。山伯后为鄞令，病死，葬鄞城西。祝适马氏，舟过墓所，风涛不能进，问知山伯墓，祝登号恸，地忽逢裂陷，祝氏遂并葬焉。晋丞相谢安奏表其墓曰义妇冢。”心重，掩卷而有“碧草青青花盛开”之曲响起，我懂音乐，却独喜“梁山伯与祝英台”小提琴独奏曲，百听不厌。爱情悲歌也美，美到骨子里便是乐。

极喜欢明清笔记小说，读而习之，偶尔也写上一些，不为其小妄自菲薄，小伤口大疼痛，往往让心向深里去。小有小的好处，小孔成像，像可以巨大。

小读中，新华学院孙仁歌教授发来微信：“老友是否愿意提供一篇精美的小小说，我在制作期末文学概论课程试卷，要求学生写一篇千字左右的小小说评论，但要给学生提供小小说原作，字数1500字左右，如何？”我没犹豫，同意了。后又说要两篇，用作AB卷，我自是同意。

孙教授是评论家，评论自成一派，见解独到，在文学界影响深远。他也写小小说，我们平时多有碰撞。碰撞有意义，火花有了，熊熊的火就能燃烧起来。

我选了《那年夏天》和《半本书》发了过去，这两篇算是我喜欢的。《那年夏天》写得“狠”，狠得让母亲长成了稻谷。《半本书》是精神和物质的交葛，二者都少不了。

发过去不久，教授有了回音，认可中，有比较和判定，不愧为评论家。

红茶氤氲，我喝了一杯又一杯。

静静的时光，尤其是阴凉欲雨的日子适合喝茶。

古人喜欢在瓦屋、旧窗的书屋喝茶，大约是想喝出些旧意。我喝茶不讲究，但静是需要的，静中饮茶，如饮露，露在静中才能结下。此处的静，是

心静。

前几日，去山中，山中泊一茶室，和一庙宇相对着，茶是素性的，和佛陀不冲突。佛陀也是饮茶的，茶在石上长，一石一佛陀，茶也应是佛陀。喝了杯茶，茶水饱满，说是老白茶。老白茶是太阳杀青，和焙烤无关，多的一重重太阳味。老白茶有茶中禅意，端的可咬在牙关间。

蓦然间，木鱼声传来，品茶而见晨钟暮鼓，一天的日子似乎就在这之间传送了。

好好喝茶，入静中喝茶，喝茶中入静，多是和心情关联的。

书还是要读，如茶水天天要喝。读书和写作对我而言是习惯，都是水到渠成的事。读家和写家是不错的名头，怎么说都是雅和静的事。文字传达心声，也能将心声藏起来。现今说某是文人或作家不是赞誉，往往带有调侃的味，文人酸，酸不是正味。实际上文人、作家好得很，文以载道，道是大道，道永远存活着。

去过一道观，观在山腰，冷清得无人去，道长守着“道法自然”过活。见一石六百多年上浮“梅兰竹菊”，又见一杏树长于石缝，也有百年之久，绿色罩在旧石之上。道长介绍，茶立旧石上，常滴落进杏意，杏花、杏叶、青杏、红杏，最后是过杏枝而落入的太阳星月……道长举杯，和我等共饮，突然就觉得道长文气，是一文人。

道长的文在于“道法自然”，道长之气在乎自然的气韵。如此般，文人才配。

写文时，一只斑鸠卧我腿上。斑鸠是孙儿雨夜树下拾得，巢毁，无羽，我用麦片当乳喂大，就和我离不弃，我读书写作总是陪在我身边。某次我外出几天，回来时斑鸠不见，我一顿猛找，竟见它在我的书房，卧在我没完成的一篇手稿上。斑鸠把手稿上的标点当高粱，我的气息也在手稿上浓烈着，斑鸠文气了一把。斑鸠本文气，“关关雉鸣，在河之洲。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。”唯鸟入诗，鸟焉能不文？

取茶再饮，天阴沉渐黑，打瞌睡的斑鸠有呓语传出，冬向深处走，奔向的却是春……

## 风土

## 正月乡韵

张春波

乡村的道路越来越宽，可村子里的人却越来越少。一个个年轻的身影消失在路的尽头，城市和乡村，谁才是归宿？一缕乡愁上心头，家是年的方向，故土和亲人一直都是游子们心中最难以割舍的情结。于是携家带口回家过年、欢度春节，平日清寂的村庄也热闹了起来，万家灯火正月暖。

乡村的年味，最是人间烟火气，处处绽放着甜蜜的笑容。喜庆的红色把日子映得红红火火，浓浓的酒香里飘荡起“正月晴和风气新，纷纷已有醉游人”的诗意，春风送暖，万象更新。除夕之夜辞旧迎新的硝烟似乎还未在广袤的沃土乡野上散尽，但伴随着清晨声声“新年好！给您拜年了！”的祝福话语，乡村的正月迫不及待地开始了。

乡村人看重正月，彻底撂下手中的农活，放松心情，通过拜年增进友谊和联络感情。拜年的规矩，各地习俗大致相同：初一走本家，初二拜岳家，初三满门走。人们根据这个传统拜年顺序，合理安排正月期间的行程。行走的正月，农村人流量很大，往日冷冷清清的乡村公路一下子变得熙熙攘攘，甚至比城里还拥堵。步行的、骑摩托的、开私家车的，排成一条条长龙，人们在城市到乡村访亲的路上，在乡间到城市拜年的路上，情满正月，人间有味。

乡村拜年，有百人齐跪的震撼场面，也有一桌接一桌吃不完的流水席，独特的风土人情与生活气息里散发着醇厚的乡韵，如同一坛老酒，越品越有味。一个村庄，不同的人家，不同的年景，却流淌着同样的温暖：来的都是客，拜年一定要吃顿饭，否则不算拜年。门户大的往往是进门就入座，放下碗筷

就会在手机铃声的催促中赶往下一家。整天围着酒席转，女人们总是喊肚子饱着呢，男人们总说昨天的酒都还没醒呢，可是推辞间却又被请上了酒席桌，再吃再喝，开怀畅饮。日暮归家，乡间小路上那些摇摇晃晃的身影扯起了破嗓吼山歌，响彻沃野……在希望的田野上，烟花时不时呼啸着直冲云霄，在夜空中炸开绚丽的花朵，这是属于农村孩子的正月时光，乡韵十足，趣味盎然。乡村正月，到处都是孩子们的欢声笑语，他们尽情地嬉戏玩耍，追逐在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屋檐下，飞奔在麦苗摇曳的田间地头，漫步在流水潺潺的小溪边，一幅幅流动的画面勾勒出春天的模样，充满生机与活力。

新春正月，乡韵依旧，锣鼓敲起来，龙灯舞起来，秧歌扭起来，活力满满，热气腾腾，乡村在正月里演绎着天地间最质朴的欢腾。“不出正月都是年”，火红的正月充满民俗的年韵，代代守护，辈辈传承。灯火璀璨闹元宵，喧天锣鼓声声响，一场红火欢腾的“村晚”彻底被点燃。面带喜色的大人小孩走出家门，加入到划旱船、舞龙灯、踩高跷的队伍中，在村子里转来转去，尽情地扭动着身体，纵情地唱着“正月里来是新春”。人间烟火暖，一场一景皆醉心，不少城里来的看客，纷纷举起手机，把闹元宵的盛况发到了微信朋友圈、短视频平台上，与亲朋好友一起分享乡土中国年。一盏盏情意动人的灯光散落在夜色朦胧下的村庄，灯火可亲，情暖正月韵味长。走出喜庆的元宵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农家人将迎来又一个忙碌的春耕，而外出务工的年轻人也将带着故土的气息和新春的希望上路了……